



後漢孝明皇帝紀卷第十

素宏

八年冬十一月丙子上臨辟雍詔天下死罪贖各有
差壬寅日有蝕之詔群臣上封事言得失是時北單
于外求和親而數爲邊害上使越騎司馬鄭衆使匈
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之屈單于圍守衆欲脅服
之衆拔刃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隨衆漢議復
使衆衆䟽諫曰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以
離南單于令西域諸國耳故汲汲於致漢使使旣到
偃蹇自若臣愚以爲於今宜且勿答用單于本來歸
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相慕化并力保
蕃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

疑而烏相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
離析規爲邊害其憂不輕今幸有渡遼之衆楊威北
垂雖勿答不敢爲害上不從而卒遣衆衆又上言臣
前使匈奴與單于不和而今復往恐其必取勝於臣
臣誠不忍持大漢節信對旃裘跪拜令以益匈奴之
名損大漢之強詔不聽衆旣西道路間連續上書固
爭上大怒追還繫廷尉獄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
使來者問衆使時與單于爭禮狀皆言匈奴中傳以
爲衆壯勇往時蘇武不能過也上乃復召衆爲軍司
馬稍遷大司農

九年夏四月詔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長吏居職三

年尤異者與計偕封皇子恭爲靈壽王黨爲重喜王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荆上母弟也性急
刻喜文法初封山陽王世祖崩荆與東海王強書勸
強起兵強恐懼封上其書天子秘其事徙荆爲廣陵
王荆爲相工曰吾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
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吏荆自繫獄上復不忍考
訊詔曰荆數年之間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
吏民荆猶不悛使巫祝詛上上使長水校尉樊儵任
隗雜治荆獄奏荆大惡當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敢請誅之即我子卿等豈敢邪儵曰天下高皇帝之
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

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
下留心故復請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荆
自殺上憐傷之謚曰思王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食
荆故國不得臣吏民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
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
儵精義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不在其中世
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及五經
異義立朝居正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儵弟鮪爲其
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
並蒙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男可以尚主女可
以配王但以臣子不當有外心不宜與藩國婚姻貴

盛爲宗族患故不爲也今爾有一子柰何棄於楚乎
鮪不從遂與楚婚是時儵卒謚曰哀侯儵病患因猶
不忘忠悉條政不便於民者未及言而薨上遣小黃
門張音問何遺言音奏焉上爲之流涕以儵兩子郴
梵謹於言行爲郎二十餘年未嘗被奏劾初儵與郎
承宮友善薦之于朝拜博士遷左右中郎將數納忠
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聞於匈奴單于遣
使來貢求見宮詔勅宮自整頓宮對曰夷狄眩名非
識實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寢見臣必生輕
賤臣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時以大鴻臚魏庶
示之夏日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行幸南陽祠

章陵祭於舊宅作雅樂奏鹿鳴天子親御墳麓以娛
嘉賓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中
山王郎邪王東海王來朝

十二年春正月置永昌郡夏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粟人二斛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
甲舊章整車服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辛
融爲司空是時天子勤於萬機公卿數朝會輒延坐
論政事融明經術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天子數嗟
嘆以爲良宰相融字子夏北海安丘人也少以名德

稱舉茂才爲豐令治有異迹司徒范滂薦融忠正公
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治狀由是徵入爲司
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數年擢遷大鴻臚大
司農

十三年春二月上耕于藉田賜觀者食有一諸生蒙
首而言曰善哉太公之遇文王也上使人報之曰生
非太公予亦非文王夏四月辛巳幸滎陽巡河渠作
水門遂至太行幸上黨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詔
有司陳便宜靡有所諱刺史太守詳理冤獄有卹鰥
寡勉思所蒞焉十二月楚王英謀反初郭后生東海
恭王疆沛獻王輔濟南王安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

王焉陰后生明帝東平獻王蒼臨淮王衡廣陵思王
荆琅邪孝王京許姬生楚王英號楚太后世祖無寵
英最小自帝爲太子時英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數
加賞賜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
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英遣郎
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充天下過惡素
積喜聞大恩謹上黃縑二十五匹白紵五匹以贖其
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因還其
贖男子燕廣告英與顏忠王平等造圖書謀反有司
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上以至親不忍徙丹陽涇縣湯

沐邑五百戶英男子爲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
留楚宮婢才人鼓吹從英者無限皆乘輜輶帶持兵
弩行道射獵極意歡娛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英丹陽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
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
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
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
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項
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
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

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問其道術
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
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
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
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覲死生報應
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是歲匈奴頻犯塞中郎耿秉上
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
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合戰鼓
之以仁義為國之寶矣天子內有圖匈奴志陰納秉
言乃召入見使具陳其狀上善其言以為可任將帥
拜謁者僕射每公卿論邊事秉輒預其議頃之太僕

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庚顯親侯竇固下博侯劉張好
時侯耿忠等俱見議兵事秉以為孝武時始事匈奴
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
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
匈奴猶出為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
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
內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
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豐作臣
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
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
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

爲亂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今可先擊
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上善乘言議者或以
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
衆與乘計異上更然之

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以諸侯禮葬之上遣
中黃門視英妻子慰勞楚太后悉釋諸與英謀者而
封燕廣爲折姦侯初英獄起內及京師諸侯外連州
郡豪傑坐死及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
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耿信灌澤侯劉鯉
曲成侯竇建御史寒朗治其獄奏建等未嘗與忠相
見詰驗無實爲平所枉疑下無辜者衆上曰建等未

嘗見平忠何故引之朗曰所犯不道冀引建等以自
明上曰若囚侯無事何不出之而輕繫邪朗曰考之
無事恐海內發其姦者故未奏之上怒曰吏持兩端
巧爲其辭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上曰誰共作
章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臣自
知當族滅不敢多汗良善上曰何故族滅朗曰臣考
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不爲罪人訟自知無狀雖族
滅不恨夫陷人死地復無憂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公卿每朝陛下問得失皆言天下之惡禍及九
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歸舍皆仰屋竊嘆
雖口不言指揮可知皆謂多冤獄莫敢言者今建等

無驗而陛下殺之誠願留神省察得其情實使刑者不怨死者不恨故臣冒死懇言誠不敢爲私上深納明言自幸洛陽寺出者千餘人天下即大雨是時楚獄繫者數千人天子威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人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遙至獄所案驗無實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別具奏會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 吏也何意諸

生邪安爲河南尹十年號爲嚴明然未嘗加罪鞠人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所不爲也其下聞之皆自激厲名重朝廷安字邵公汝南宛人嚴重有威州里敬之爲縣功曹奉檄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邪則有郵驛今因功曹是有私也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舉孝廉爲郎謁者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六人爲列侯詔曰執金吾魴侍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爲楊邑侯封竇融孫嘉爲安豐侯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令天下亡命贖各有差行幸彭

城止楚王館悲慟左右百官淒然三月行幸琅邪及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幸東平定陶祠定陶恭王夏四月封皇子暢爲汝南王建爲千乘王羨爲陳留王衍爲下邳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徙重喜上黨爲樂城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民酺五日上使越騎校尉栢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爲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爲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似是見

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爲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憚資性敦篤遵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徽猷者也乙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太白入于月其占曰大將戮死不出三年人主崩本志稱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地設位而星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之書始自黃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則伏犧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職典預覩成敗以佐時政者也秦燔詩書愚

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
司馬談父子以世家重黎氏之後著天官書班固序
漢書又有天文志乙巳大赦天下匈奴寇河西

十六年春天子遂前議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
耿秉太僕祭彤渡遼將軍吳常各將萬騎擊匈奴出
燉煌崙塞擊南呼衍王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
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十餘級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
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辭
云匈奴王轉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
止之而還彤嘗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南闕塞
擊溫禹犢王於涿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爲信

所誤云是涿邪王山無所得而還是時秉燭有功吳
嘗拒罪彤下獄免彤性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爲
信所誤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勅其子曰吾
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慙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
等齋兵馬詣邊乞効死前行以副吾心其子逢上疏
陳彤遺言上方任彤聞之嗟歎者良久子參從擊車
師有功遷遼東太守烏丸鮮卑追思彤不已每朝京
師輒過拜彤塚仰天號泣彤字次孫潁陽人少孤值
更始之際天下大亂盜賊縱橫野無煙火而彤常在
墓側盡其衷心賊每過見其號泣不畏死亡皆不犯
也後隨從兄遵從世祖世祖以彤爲黃門郎常宿衛

左右及遵薨無子追傷之以形爲偃師長令附近遵墓四時祀之遷襄賁令皆有名迹詔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及在遼東著績北邊形氣勇過人開弓三百斤多恩信善權略士卒爭爲効力永平初胡夷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邊兵而徵形爲太僕卿形在遼東十餘年無十金之資天下知其清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家器物無不備焉每見上輒嗟歎以爲可屬以重任嘗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者也竇固之破白山遣從事郭恂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事超禮敬甚備一旦忽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益不如前日乎官屬曰

胡人不能久變無他故超曰明者觀於未萌况兆已見此必有北虜使來故令其疑耳乃召侍胡逆問曰匈奴使到日何故不白侍胡怖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使閉侍胡悉會所將吏士三十六人大飲之酒酣超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成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廣禮意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棄捐爲豺狼食爲之柰何官屬咸曰今旣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復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寧我圖人不爲人所圖當今之計獨有夜圍虜使放火攻之使不知我多少震驚可盡爾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不然盡爲

所擒悔將何及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墨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謀泄爲鄯善所吞死而無益非壯士也衆曰善超夜將吏士奔之令十人持鼓餘皆兵弩乃順風縱火擊鼓大呼虜驚走超手殺三人吏士斬首數十級餘悉燒死明日具告恂恂大驚又內恐超獨擅其功超曰本與掾俱受任此一家事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大小當共其禍福恂喜超乃召鄯善王廣示以虜使首舉國怖慄超告以漢家威德自今已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樂屬漢無二心超還入塞奉虜使首詣固固具上超前後功詔以超爲司馬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寘國欲增益其吏士

超自請願但將所從三十六人超曰于寘大國且遠今欲出萬死立尺寸之功雖將數百人往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遂出塞是時于寘王廣德新破車師生得其王匈奴遣節使監護其國超至于寘于寘俗信巫疑事輒巫決之超到數日廣德以匈奴使在其國禮意不備未有定心會巫言神怒何故向漢屬匈奴者言漢使有馬急取以祠神神怒乃解廣德遣國相私來比白超願請馬以祠神超曰馬可得令巫自來受之有頃巫到超叱吏執之遂斷巫頭收私來比鞭笞數百遣持巫頭往責讓廣德廣德聞超前於鄯善誅虜使納其貢恐怖遂舉兵攻殺匈奴使

五十餘人降超超重賜王以鎮撫之因留于寘竟冬
先是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其成功破踈勒殺其
王忠誅貴臣因立左候兜題所爲踈勒超令廣德發
專驛自到踈勒去兜題所治盤囊城九十里遣吏陳
憲等往降之勅兜題本非踈勒種人如不降便劫之
憲既見兜題無降意又輕其卑弱無備憲遂前劫縛
兜題左右皆驚走留二人守之憲馳白超超即往悉
召踈勒掾吏告以龜茲爲匈奴擊踈勒盡殺汝貴人
而立兜題兜題非汝本種今漢使來欲立故王種爲
汝降宮無得恐怖衆皆喜超亦求索故王近屬得兄
俞勒立之更名忠國中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

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
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踈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專心向漢起守盤囊城忠據踈勒城超字仲升彪之
少子也倣儻不修小節而內行甚謹家貧嘗傭寫書
投筆而嘆曰丈夫當爲傅介子張博望立功絕域以
取封侯耳安能久執刀筆乎坐者笑之曰超小子安
知壯士之志哉行遇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
相法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君鷲領虎
頸飛而食肉以此知之秋七月淮南王延謀反徙爲
阜陵王食二縣九月丁卯令罪死囚徙非大逆無道
減死一等徙戎邊北海王睦薨謚曰敬王睦少好學

世祖器之上爲太子時數侍燕會入則談論接席出則遊觀同輿甚見親禮是時法網尚踈諸國得通賓客睦不遠千里交結知識宿德名儒莫不造其門睦虛已折節以禮接之由是名聲藉甚自爲王後法禁益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召使者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螻敢不實對王曰吁危我哉是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寵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抑絕名迹深識機微如此睦父靖王興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車服珍寶皆不以介意有要然隨

金帛贖之能屬文善史書作春秋指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病臨困帝以驛馬詔睦爲草書尺牘十首十七年秋八月丙寅詔宥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囚繫交趾以下冬十月竇固耿秉將萬餘騎師擊車師王請降於是固奏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陳穆爲都護耿恭爲戊巳校尉關寵爲戊巳校尉恭屯金蒲城寵屯折中城相去千餘里恭乃移檄烏孫大昆彌宜喻威德皆遣使獻馬求入侍天子恭字伯宗况之孫性慷慨多大略好將帥之事

十八年春二月詔固等罷兵還京師三月北匈奴左鹿蠡王將二萬騎率焉耆龜茲來車師王安得死焉

著龜茲殺都護陳穆副校尉郭恂遂攻金蒲城耿恭
令軍士皆持滿勿得發告匈奴曰漢家神箭所中創
中皆沸於是乃發弩皆應弦而倒虜中矢者創中沸
大驚曰漢神可畏遂皆遁去恭以踈勒傍有水去王
忠所據近引兵居之匈奴後來攻恭恭募先登士四
十人出城奔斬首數十級匈奴乃相與議曰前踈勒
王守此城攻不能下絕其澗水即降因絕澗水吏士
無飲窮困至柞馬糞汁飲之恭於是城中穿井十五
丈不得水吏士失色恭嘆曰昔蘇武困於北海猶能
奮節况恭擁兵近道而不蒙祐哉聞貳師將軍拔佩
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今漢神明豈有當窮者乎乃

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輓籠有頃
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於是將水以
示虜虜兵大驚而去丁亥令天下亡命者贖罪各有
差夏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遺詔不起
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臺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
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
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其爲人父後者及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以
衛尉趙喜爲太傅司空羊融爲太尉錄尚書事戊戌
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

先齊諸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好黃
老以孝行稱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聞倫勇
而有義爭往附之倫相率厲堅壘壁銅馬赤眉數十
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子外
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太守鮮于褒
見而異之署倫爲吏後褒坐事徵把倫臂曰恨相知
晚會蓋延爲京兆尹事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
滯曹吏頃之鮮于褒左遷爲高唐令倫去吏荷檐往
候褒褒引倫升堂屬其妻子復歸縣爲嗇夫倫以久
官不達乃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字自稱王伯春常
載蓋往來太原上黨每所止客舍輒爲掃除而去道

上號曰道士久之鮮于褒爲謁者從車駕至長安時
閻興爲京兆尹褒言倫於興興聘求倫倫復出爲郡
吏倫每讀詔書常嘆曰皆聖主也當何由得一見也
等輩笑之曰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邪倫曰未遇
知已道不同故耳舉孝廉除郎中補淮南王醫工長
隨王朝京師官屬得會見問世祖因問政事倫具言
治道所宜世祖大悅明日復召至日夕世祖謂倫曰
聞卿爲吏榜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臣遭饑饉米一石萬錢不敢妄過人
飯世祖曰爲市掾人有遺卿毋一箇餅者卿從外來
見之奪毋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

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有詔拜倫爲扶夷長至死遷會稽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化行於民性節儉雖爲二千石常衣布襦自斬馬草妻子自炊會稽俗信淫祀皆以牛羊請禱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盡於祭祀或家貧不能以時禱祀至諱言牛不敢食其肉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倫乃禁絕之掾吏皆請諫不可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於爲政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誣也今鬼神而祭之有知不妄飲食於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者案論之有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倫勅之逾急後遂斷

絕百姓遂以安業永平中坐事徵百姓老小闐府門皆攀車啼呼朝發至日中才行五里倫乃止亭舍密乘船去吏民上書守闕千餘人是時上方案梁松事多爲訟寃者上患之有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書皆勿受倫免歸田里躬耕以自給起家守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民多富實掾吏官屬皆鮮車肥馬倫欲革化之乃舉貧而有意者多至九卿郡守名爲知人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爲三司舉清能也初耿恭被圍明帝怒甚將遣兵救之師未出而帝崩匈奴聞中國有喪遂復圍之糧盡乃煮弩筋食之恭與士卒同厲以恩義皆無二心匈奴遣使謂恭曰

空於城中餓死爲何不早降降者封爲白屋侯妻以
子女恭手劒殺其使相拒數月使士消盡戊巳校尉
關寵上書求救事下公卿司空第伍倫以爲不可救
司空鮑昱以爲使人於死亡之地有急如棄之外示
弱戎夷內傷死難之臣此際若不救之後或邊上有
警陛下如何使人也又戊巳校尉纔十數人匈奴圍
之數十日不下是其弱效兵家先名後實可令燉煌
酒泉太守各將精騎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
匈奴疲困之兵必走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發燉煌
酒泉兵擊車師甲辰晦日有蝕之天子避正殿不聽
事詔曰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聿修洪業以致災
眚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羣司百僚其勉修所職各
言其封事靡有所諱是歲兗豫徐州民被水旱災害
令勿收田租以見穀廩賜貧民焉

後漢孝明皇帝紀卷第十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上第十一

袁宏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殷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踈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爲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關寵病死以喪歸西域遂絕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爲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哈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

後漢紀卷十一
釋恭服初班超與疎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
恩義相撫數歲幾為龜茲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絕有
詔召超超發疎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之漢士棄我
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為龜茲所屠誠不忍見漢使去
故先自殺超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
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
志乃復從于闐還疎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超收
捕反者斬之疎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
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
推精誠專以民事為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
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寃獄

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
使明知朕意於是早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
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
政有得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
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
諸徙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
人呼嗟王道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悅懌死
者得歸興滅繼絕和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
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
故于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
時失序蓋由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
在於物類故道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
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
不得其理以爲治道未盡也而况百姓之命乎夫致
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穰之也有
術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堯湯斲撫足免
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
辜幾將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
寬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

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
博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爲庶人甲寅山
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
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
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
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今興子輔向復孫
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
邯爲膠東侯興子真爲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
林兩禦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
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

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舅魴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貶延爲阜陵侯赦魴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爲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自禮之時又疾不會輒令太官送殮醪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毋炊爨不任妻子每至歲時當案比革以毋

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絕聲常寢塚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爲吏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旣爲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遣子奐詣闕謝病薦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

名行於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歐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掃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窮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麤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

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
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
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
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羌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爲
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爲列侯勿置於不得臣戊子
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
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有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
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
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

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
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遽
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
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
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
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
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
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
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
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
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

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駑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恩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時封竇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巨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太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

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曾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叅侍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毋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爲言即時削滅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

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內以自娛外以先女功衣
大練御者禿帚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踈
反以爲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
廖爲衛尉防爲城門校尉光爲越騎校尉廖等皆好
施愛士藉以名勢賓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爲譏雖
天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
騎將軍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
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富之不宮豫於國事何者
有過繩以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也臣誠以防親
舅皇太后慈仁腕有織芥之難爲意此陛下之憂不
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

防屯漢陽以爲威重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胡聞其
懼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
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
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素好邊事明畧卓異
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効令復將烏桓兵所向
必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
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爲原陵顯節陵致國於
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
質觀終始之分初營壽陵且遵古制孝明皇帝大孝
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之禮尤爲
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爲園邑之興由秦

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郭郭哉上
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
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
無故繕修丘墓所有興起考之古法則垂禮典稽之
時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考祖禰
思慕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
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
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
不能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禮瞻以慰
孤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迄今

魯國孔氏猶有仲尼衣車明德盛者光靈遠也京都
子孫亦各得一篋光武皇帝衣以賦諸國故不復送
乙卯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就國三月癸巳立皇后
竇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
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竇后勲女也勲
尚泚陽公主生四男二女男憲次景篤瓌及后有容
貌才能帝聞之數以問諸家及后女弟隨泚陽主入
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修備奉事太后下及侍御
貢御問遺皆得其懽心太后異之上可意焉遂入掖
庭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緣上意乃立爲后專後
宮追爵謚勲爲安成思侯憲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日盛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憲乘勢放縱奪沁水公主田主畏憲不敢爭左右莫敢言上嘗幸公主第問以田事憲託言借之後上知焉大怒詔以田還主切責憲曰此何異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爲言而憲反奪貴主田何況小民哉難彫之人不可汲引吾捐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皇后毀服謝良久乃解由是帝不大受以位唯憲至侍中虎賁郎將焉景瓌皆黃門郎秋八月辛巳行車騎將軍防還京師車駕親幸其第後加賞賜上美防功令史官爲之頌不使防歲舉吏二人冬十二月丁酉以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位逾九卿

班同三府置援吏十人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將以優廖也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黜陟之序予得先父大臣列國之綱紀今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是歲班超率踈勒諸國破姑墨城上書求助臣竊見先帝欲聞西域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諸國於是鄯善諸國咸願盡力破滅龜茲平通道若爲百分西域未得其一臣誠願棄身曠野竟卒聖朝本志昔魏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況臣乘聖漢之威萬死之志冀必立鈐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斬匈奴右臂遂定西域于今諸國西至日所入莫不向化各奉國珍

前後不絕唯獨焉著龜茲未服從臣初與官屬三十
六人在踈勒更遭厄難今已五歲矣大小皆言依漢
與天等以是效臣之能通葱嶺葱領通則龜茲可伐
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今來四月到踈勒
臣請于闐莎車踈勒兵擊蠻夷計之上也臣區區竊
幸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布大喜於天下天子
覽超奏知西域可成議欲給超兵卒平陵人徐幹等
素善超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
及義從千人詣超

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賜

賜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
其喪有關也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初光武勤治
孝明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為
政化之本宜以寬和為先及上即位崇寬而多怨於
是倫上疏褒稱因以諷曰陛下即位以寬臨下舉賢
良選寬博聖明殊絕非羣下所能及詔書每下務寬
和而政急不解欲節儉而奢泰不止咎在俗弊臣下
不稱故也臣聞為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
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
舉皆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臣聞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是以從上之行不從其言故曰以身教者訟

今但進仁賢節儉者不過數人則俗必自化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臣所以嘗懇懇欲行寬和者書記秦以酷急亡王莽亦以苛法自滅臣以爲大戒夫陰陽和則歲豐君臣同則化成刺史太守以下初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以博觀四方因以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報歸田里不宜加過怒以明在寬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賜天下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巳靈壽王恭爲彭城王常山王炳爲淮南王汝南王暢爲梁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令平春王資卯封車騎將軍防爲順陽侯衛尉

廖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親汲侯廖等旣受封上書讓位天子許焉皆以特進歸第於是竇氏始貴司空第五倫上疏曰當今百王之弊人民又巧咸趣邪路莫能守正虎賁將軍竇憲椒房之親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其好士之風也然諸出入貴戚者率皆疵瑕禁固州縣無守納安貧之節希求進苟得之志更相扇動浮譽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者至云以貴戚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險陂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願也倫志在奉公

言事無所隱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每上事自爲
草不復示掾吏民或奏記輒便封上之曰臣任重憂
深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青讓臣者多謹並封上其
無私若此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甲戌司徒
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栢盧爲司徒虞宇仲春左馮
翊萬年人也初爲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旣終訖
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豪吏無所
容其姦百姓悅之爲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
及爲三公無他異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
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
侍先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

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
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
詔旣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
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姊子也以選入宮爲貴人生
章帝馬后無子母而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當自
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如己子則愛敬如親生矣
於是馬后遇帝感養育之恩遂帝名馬氏爲外家故
馬氏不蒙舅氏之寵

袁宏曰夫剛健獨運乾之德也柔和順從坤之性也
是以制教者本於斯男有專行之道女有三從之義
君專用專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履柔體順故國君

可得崇禮於其母古之道也能封賈氏之號不盡名
稱之極求之典籍異乎春秋之義也是秋詔儒會白
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詔曰朕新離供養罪惡著衆上
天降異止于朕躬非羣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能
極諫朕之過失者各舉一人嚴宄之德爲先勿取浮
華是時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
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必以刑罰爲首咨
歎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治以嚴明以刑姦慝姦
慝旣平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寮
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治獄者急於榜格

執憲者煩於詐欺或因公行私以聘威福違本離實
捶楚爲姦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
貢非臧孫之行猛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照于上下宜因此時隆先
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捶楚以祐蒼生廣至德也帝
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慘酷之
制五十餘事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手書削草人不
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
不復教授絕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后弟竇憲
侍中貴幸憲薦真定張林爲尚書上以問寵對曰林
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恨寵而上竟徵用林卒

以賊汙抵罪夏五月戊辰六傳趙喜薨是時承平久
宮室臺榭漸爲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
邱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
噫奈奈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
稽依大家臯伯通以賃舂爲事其妻息具食於鴻前
不敢失伯通知其賢以客禮待之鴻當門吟詠著書
十餘篇鴻病困篤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昔延陵
季札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其鄉里慎勿令我妻子
持尸具柩去衆曰要離古之烈士兮伯鸞之清高可
令相近葬要離墓旁子孫歸扶風鴻字伯鸞高抗不
羣初扶風世家多慕其名欲以女妻之彼服華麗鴻

甚惡之後鄉里孟氏有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者
女不肯往至年三十無嫁處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
如梁伯鸞者可矣父母曰伯鸞清高汝安能稱之哉
後鴻聞而求之遂許焉爲服畢女求作布衣麻履及
織作之具乃衣新婦衣入門積七日鴻不荅婦跪牀
下曰竊聞夫子高義曾逐數婦而妾亦偃蹇數夫故
來歸夫子而不見採擇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
俱隱深山爾今若乃衣綺縞白黑豈梁鴻所願者哉
於是婦對曰妾恐夫子不願爾妾有隱居之具乃起
椎髻衣布操作具而前鴻大悅曰此真梁鴻之妻也
能成我矣字之德耀孟光無幾何妻曰常聞夫子欲

隱居避世不欲榮爵以致憂患今何其嘿嘿也得無欲低頭就之邪鴻曰諾乃相隨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六年春三月辛卯琅邪王京薨諡曰孝王京光烈皇后少子而明帝母弟也恩愛特隆寵異諸國京亦孝友謙讓雅好經書光烈皇后崩帝手書以后之珍寶賜京京好治宮室窮極伎巧殿宇牆壁皆飾以金銀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昱字文淵永之子也初爲司隸校尉時匈奴新降召皇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世祖遣小黃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也世祖曰欲

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隸也及居三司善其事雖剛直不及求猶其風也昱子德少爲黃門侍郎修至節有名稱官至大司農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爲太尉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

七年春正月沛王東平王中山王東海王琅邪王廣陵王榆鄉侯東鄉侯朝使中謁者以乘輿服太官珍膳迎蒼於郊是時國邸皆豫受賜金帛牀帷充實其中駕親自循行上欲蒼先至待以殊禮詔滎陽令東平王至者徑追會蒼與諸王俱至滎陽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詔沛王東平王中山王讚拜不名天子親蒼

拜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古典每入宮殿輒以迎至省
闈及下廡會上嘗坐段皇后親拜於內蒼等皆鞠躬
辭謝不自安歲餘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將留蒼
封女三人皆爲公主賜以秘書列圖有司復奏遣上
乃手書與蒼曰骨肉天性昔念王久勞歷時欲署大
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
言蒼發上臨送之流涕而別復賜乘輿服御物珍寶
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詔遣中使追問起居相望於道
袁宏曰章帝尊禮父兄敦厚親戚發自中心非由外
入者也雖三代之道亦何以過乎嘗試言之曰夫不
足則相資相資則見足見足則無求無求則相踈常

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乎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
飡之饋必習其鄰人者甘所不足也貴爲王侯富有
國家聲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其餘也故處不足
則壺飡豆羹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徒鈞天廣樂必
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不在
於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憇眷然相應者一遇之
懽也同生異處敖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
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
人猶有眷恨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乘有餘之勢
處不接之地唯意而欲恩情舍暢六親和睦蓋以鮮
矣古之聖人懼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顯謙恭之義

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博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况兄弟乎朝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滿而和愛生情意交而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親乎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皇子肇爲皇太子初宋貴人有寵生太子慶會竇后寵盛心惡貴人外令兄弟求宋氏微過內令御者伺察貴人貴人嘗病思生菟令家求之竇后誣言欲呪阻上信之出貴人姊妹於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之竇后諷厲考者皆致以巫蠱事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死并葬於濯龍中貴人扶風平陵人其先惠將軍宋昌後也父陽恬於榮勢

不願仕官專以事親色養陽有女三人選入掖庭小貴人生太子慶拜陽爲議郎二貴人旣死陽免歸本郡幽閉之陽爲人仁厚時人多救請者遂得免焉秋九月行幸河內魏郡辛卯令天下繫囚減罪各有差冬十月行幸長安祀園陵上召奉車騎都尉韋彪問以三輔舊事彪對訖因言巡省舊都宜錄先帝功臣及其子孫上嘉納焉即封蕭何曹叅霍光後爲列侯擢爲鴻臚卿彪字孟達右扶風平陵人高祖賢曾祖立成皆致位丞相彪父母卒三年不出廬毀瘠骨立醫治數年乃能起以至行聞舉孝廉爲郎中以教授爲事安貧樂道恬於進趨三輔自耆儒後學莫不慕

之明帝聞彪之名有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稍遷尚書魏郡太守上即位以病復爲議郎遷左右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事歸於寬厚彪比上疏乞骸骨天子重彪禮讓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禮侔於親戚是時言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養虛名者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彪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恩選舉必務得人夫國以賢爲本以孝爲行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官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鍊之人治心近薄斯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在其所以磨之故在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以純以閹閹取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頃之彪復稱疾歸家賜布帛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上第十一

後漢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袁宏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初蒼疾病上憂念蒼使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薨問至上悲不自勝詔東平傳錄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悉封上不得妄有關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京師諸侯悉詣東平王葬哀策日咨王丕顯勤王室親命受策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使屏余一人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車乘龍旂九旒虎賁百人謚曰獻王秋即擇

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司馬遣衛侯李邑使烏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毀超云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邑言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去其妻上知超無二心乃詔責邑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緣詔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狹也以邑毀超故遣之內省不疚何恤邑言今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於是踈勒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爲踈勒王其後忠設詐僞降願棄前罪爲殺新王超內知其謀而僞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超密勒兵待酒數

行超叱吏執忠斬之放擊其衆大破之冬十二月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川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絕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瞿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六十篇安國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

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穀梁學浸微唯衛太子善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求能爲穀梁學者得沛人蔡子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復興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爲左氏訓故御史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誼劉歆並傳左氏學故言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歆此四學雖傳於世官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曄議毀左氏以爲不宜立愍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叙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爾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

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穀梁諸家之說沈深有司其所學者可爲人師明帝時爲郎使與班固校書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說左氏傳上善其說逵毋嘗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校書比例多乃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逵逵讓曰逵毋病甚子貧無事於外屢空王從孤竹於首陽矣其恩厚若此遷衛士令逵才學該通其所著論爲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

大官

袁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

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百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於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邪所遇之時異夫奕者之思盡于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叙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

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慣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幾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案春秋之中復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問出是非之倫不可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云為是易無度矣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散亂太史公談泮而定之以為六家班固演其所而明九流觀其所由其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家

凡夫物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
六綱契必有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為繞班固
以儒家為向二家之說未知所辯嘗試論之曰
夫百司而可以必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
也虛氣以應其變變而非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以
二心身精神出焉禍亂外作故明者為之視聽者為
之聽能者為之使雖三者為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
為而可以治精神純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
人君曰處之術也夫愛之者非徒筭其車服厚其滋
嗜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
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於是兼善也然

則百司弘宣在於通物之方則儒家之筭先王教化
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契運通則仁愛之以教化
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大道行則仁
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抑參差而並陳患萬物
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陰陽家之所生也懼天
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真此名家之所起表衆寡
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國
之奢弊故則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
時之迹揔而為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
為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為棺槨
遂有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

言迹而爲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論

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獻白雉夏四月己卯封東平王子尚爲成都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謚曰獻王輔好經書矜嚴有法度在國終始可觀稱爲賢王秋八月甲子太尉鄧彪以老病罷大司農鄭弘爲太尉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以孝行稱及薨讓國與異母弟明帝高其節詔聽之辟府掾稍遷太僕卿遭後母喪固疾乞身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遷大司農數月爲太尉彪以禮讓師下在位爲百寮規誠以疾上書乞骸骨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

禮以屬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賜錢三十萬俸二千石祿終厥身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詔太常四時致祭宗廟之胙河南尹常以八月旦奉羊酒癸酉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死罪徙邊戍九月行幸陵祠舊宅園廟御故臨淮太守朱暉爲尚書僕射暉字文秀南陽人也少以節操聞初堂舅信陽侯陰就方貴慕暉名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後遣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常以事干暉暉不從及卒暉厚送其家左右咸怪之暉曰前阮君有求於我恐以貨汚君故不與言今重送者欲以明吾心驃騎將軍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應奉璧入

賀故事少府給壁陰就驕貴吏傲不奉法求壁不可
得蒼坐朝堂漏且盡而壁不至不知所爲顧謂掾屬
曰若之何暉望見府主簿持壁即往給之曰我聞壁
而未曾見試觀之主簿以壁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
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歸暉獨不朝也
主簿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壁朝
蒼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邪明帝幸長
安欲嚴宿衛以暉爲衛士令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
槩其所投用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率皆爲
求門戶而生宥之其不義者即時僵仆不以汙獄門
故吏民畏愛之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故所在數被

劾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
其介南陽人大饑暉盡其家貨分宗族故舊不問餘
焉初同縣張堪素有名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暉以
其先達未敢當也後俱爲二千石絕不復通及南陽
饑而堪已卒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贍賑之
其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吾以信心也其信義慎終皆
此類也冬十月行幸江陵十二月除諸禁固不得仕
者令得仕

二年春正月初令婦人懷胎者當以二月賜穀三斛
復夫勿筭一歲二月鳳皇集于肥行幸太山丙子大
赦天下復改轉高羸三縣無出租賦三月行幸魯祠

東海恭王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壬辰行幸東平王幸蒼宮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存其人亡因泣下沾襟上幸蒼陵爲備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賜御劔于陵前初蒼所將驃騎時吏丁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引見嗟歎之擇爲議郎遂幸魏郡河內登太行五月丙戌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百官錢各有差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令天下大酺五日鳳皇黃龍所集亭皆無出今年租賦見者及太守令長丞尉帛各有差冬十一月壬辰詔曰余末小

子託於君位曷以恢崇仁濟天下三代推益優劣殊軌況于頑陋無以易民視聽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博士曹褒覩茲詔也知上有制作意乃上疏曰昔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見瑞乃作今皇天降禮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諸議以成漢禮章下太常巢堪以爲不可許是歲班超發諸國兵步騎二萬擊莎車莎車求救於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踈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此西吾亦從此東夜半聞鼓聲使發衆以爲然

乃陰緩所得莎車生口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欲遮于闐王人定後超乃召諸司馬勒兵厲眾雞鳴馳赴莎車營奄覆之莎車驚怖斬首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分兵收其穀莎車遂降自是威震天下西域恐三年三月丙寅太尉鄭弘薨丁卯大司馬宗由為太尉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自齊徙山陰事博士焦贛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贛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楚王英之謀反誣天下知名者贛為河東太守以楚事御疫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故人皆易姓名以避禍弘獨髡首負鎖訟贛罪昭帝感憤乃原免家屬

弘送貶喪及妻子於陳留畢葬旋鄉里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部見弘問民得失弘對甚明倫甚奇之擢為督郵舉孝廉稍遷尚書僕射上問弘欲三河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勅有司使得人爾上善其言是時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曰禮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使小單于忿悉攻金城郡殺太守

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
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
議遷大司農太尉數陳竇憲勢太盛放權海內言苦
切爲憲不容奏弘漏泄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
未許疾篤上書曰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橫蒙
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
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
指陳竇憲姦不慣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
達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
術以迷主上流言噂喑深可歎息昔田氏篡齊六卿
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諸保

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
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沒之日死不忘忠願陛下
爲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望章
省上遣太醫占弘疾臨薨悉皆還賜物勅妻子葛巾
布衣殯以素棺初弘爲第五倫舉吏其後並爲三公
當世以爲榮是時歲比不登而諸王皆留京師賞賜
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太尉宗由曰禮一穀不登則損
服徹膳五穀不登則廢祭祀乘馬就牧天下有饑寒
者若已使然今比年傷於水旱民不收緣邊方外域
捐妻子流離道路中州內郡公私屈謁此宜損徹節
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賜過度但聞臘賜王主已下傾

後漢紀卷三十一
十
竭帑藏夫明君行賜以制忠臣受賞盡度明公位尊
任重責深負天上當匡正綱紀下當安元元豈容無
違而已哉宜先正已率奉亦還所得賜因陳得失條
奏王侯就國孔僖孫駟同習春秋語吳王夫差時事
僖廢書而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駟曰
昔者孝武皇帝始爲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
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
書傳若此者多矣鄰房生梁郁造和之曰如武帝亦
爲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駟默然不荅郁怒恨之陰
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譏刺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
詰僖上書曰言凡誹謗者謂無事而虛加誣罔也至

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日月是爲直說實
事非虛謗也夫帝王爲善則天下爲善咸歸焉其不
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責人
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下所共見
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所宜改
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
忿臣等即死顧天下必迴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
上始無罪駟等意及得僖奏下制勿問僖以才學爲
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書駟子瑗瑗子寔皆
以才文顯冬十月西羌寇張掖隴西金城護羌校尉
傅育將兵擊之

章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夙夜
祇畏無以章于先王漢遭莽弊禮壞樂崩因循故事
多非經典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豈不遠乎曹褒喟然
歎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竭忠顯主之美者當仁
不讓奈何疑焉遂復上疏陳制禮意事下三公未奏
上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乃使褒於南宮東觀
差序禮事依舊儀參五經驗以識記自天子至于庶
人百五十篇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建武中爲
博士議定封禪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位
充上言漢家再受命乃有封禪之事禮樂崩闕不可
爲後嗣法五帝不相遵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

禮樂衰少有大度結髮傳充學尤多好禮事常慕叔
孫通爲漢制儀晝夜研精當其屬不覺旁之有人舉
孝廉除郎遷陳留圉令捕得他郡盜徒五人守馬嚴
風縣殺之褒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
制死刑昔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
天心俯順人意其罰重矣如得全此而身坐之願也
遂不爲殺嚴奏褒軟弱免官百姓號泣送之三月護
羌校尉博育追虜出塞遇塞夏四月丙子令天下死
罪囚減死一等徙戍邊廷尉郭躬上疏曰聖恩所以
減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墮境而重人命也去死
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懽喜自丙子已來犯罪者

甚多應入重今已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錄者獨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均大恩以令民上善之即詔悉赦焉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及寇恂等時爲決曹掾諸罹文爲弘所決者無恨治獄三十餘年郡中稱之比之東海于公躬復以明法稱稍遷尚書廷尉其決斷在哀矜所免者甚衆悉條諸文致重者四十餘事奏除之躬弟子鎮知名後至廷尉封侯子孫皆修家業以名理相待爲公者一人廷尉者八人爲刺史二十餘人六月戊辰司徒栢虞策免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自元和已來鳳凰麒麟白虎黃龍鸞鳥

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爲異者數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爲瑞應何敞辟太尉宋由府乃言於宋由袁安曰瑞應依政而生昔海鳥止魯文仲祀之君子譏焉鳩鵲來巢奪陽之象孔子睹麟而泣曰吾道窮矣其後季氏有逐君之變孔子有兩楹之殞今非常鳥獸品物非一似鳳翔屋怪草生庭不可不察也由安不敢應秋七月齊王晃坐事母不孝貶爲無湖侯壬戌令無罪囚減戍邊八月行幸九江戊子行幸湘祠沛獻王九月行幸彭城及壽春詔阜陵侯延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愴然傷之乃下詔曰蓋周封千八百而姬姓居半所以積榦王室也朕巡狩望

江淮意在阜陵與王相見志意衰落形體非故一則以懼今復阜陵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安車一乘夫人及諸子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北匈奴爲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人民離散出兵破北城南兵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顧之憂臣素愚淺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外內願與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弘綠邊諸郡太守并力冀因天時乘聖帝威神一舉平定上將許之尚書宗意上疏曰匈奴處北種分以沙漠間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已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以復所害

呼韓邪單于奉蕃然中國亦疲攻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爲單于羈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令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名已下萬計中國坐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令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於檻也必興兵要利內持於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以萬安之計而徵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元年春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殿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帝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

袁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
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在於欽承天敬恭中饋而已
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
之性也夫男女之別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所因
也故百司並在相與率職必祠焉而後行故有朝會
享讌之禮造膝請問之事此蓋內外之分不可得而
同者也古之王者必闢四門開四聰兼親賢而聽受
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臨朝必
舅氏專權非踈賢而樹親暱也蓋管其號令者必寄
外氏是實違天封而訓民以私政之所階家制教關
諸盛衰建百司修廢官設冢鄉以任權重收王君薨

幼百官執事揔已思齊聽於冢宰所以大明公道人
自爲用上下竟業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三月癸
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太后詔曰皇帝幼年學
學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際必有內輔故太尉
鄧彪三讓彌高海內歸仁其以彪爲太傅賜爵關內
侯錄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於是侍中竇憲管掌機
密三弟羅列並據大位上幼小太后當朝憲以外戚
秉政欲以經學爲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
善在於所習習與智長則功而不對化與心成則忠
道若性昔周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
公在左召公在右中外聽政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

遺計舉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入授詩書于禁中伏惟皇帝惟天然之資不肅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揄揚聖心增益輝光者竊見屯騎校尉栢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爲人師行爲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並爲帝師愚以爲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於是以郁爲長樂少府傅講禁中歲餘遷太常郁授二帝恩寵甚篤厚焉傳家業至太傅憲性褊急數自困輔政之後遂作威福睚眦之怨無不報初憲恨尚書陳寵欲因事毀傷之使與喪事黃門郎鮑德與憲弟瓌厚善懼寵不能自免說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

委任若以歲月言之宜蒙功勞之報以才量言之應受器用之賞不可以機微之故以傷輔政之德於是憲出寵爲廣漢太守抑強扶弱人無訟者先時廣漢城南有鬼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年寵案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斂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殤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來報憲使客刺殺暢太尉掾何敞請自往問變狀太尉宗由不聽敞固謂曰春秋稱三公爲宰者言無不統也暢宗室肺腑茅土蕃臣來即國憂上書未報而於域內見害于國之紀擅殺列侯罪惡之次於大逆奉憲之吏莫敢追捕明公處宰相之位亦復不恤四方聞之謂

京師何昔陳平之言宰相曰外鎮四夷內撫諸夏使
卿大夫各得其宜今列侯私刃不可謂撫京尹廢職
不可謂宜綱紀虧壞責不小遂驅而去司徒司空
聞之亦遽追掾吏詔書疑暢弟陽遣御史之齊考劾
尚書令韓陵以爲姦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詔書遣
陵陵固執不從後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功以
贖死夏五月京都旱冬十月侍中竇憲爲車騎將軍
與執金吾耿秉三萬騎征匈奴司徒袁安與諸公卿
詣朝堂諫曰今國用度不足匈奴不犯塞而勞軍遠
又經沙漠之難徼功萬里非社稷計也兵凶噐聖王
之所重不從太尉宋由不署名公卿稍亦止安獨與

司空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不從是時諫者甚衆尚
書僕射邳壽下獄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聖主開
直言之路有不諱之詔猶恐下情不達復聽歌謠之
詞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邳壽坐
與諸尚書論擊匈奴下獄奏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
備機密近臣以匡輔爲職若朝廷有失默而不言悖
義背恩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欲以安宗廟爲國
永福也豈有私心如壽被誅臣恐天下以壽忠直之
故橫加誹謗之誅殺傷和氣忤逆陰陽此誠不可所
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爲壽也乃免壽壽
邳惲之子也憲遂出師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夫天

後漢紀卷三
愛人猶父之封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
錯亂而況人乎故愛民者天下愛之夷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蹲夷踞肆與烏鳥無異雜居中國則錯亂天
氣是以聖王之制夷狄羈縻不絕而已不以傷害中
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
給人足各安產業夫人遂得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然
後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惟
陛下留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以順天下心於是
竇氏橫甚司徒袁安輒舉奏之上雖不從而權戚嚴
憚焉

後漢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